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長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四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書

與曹龍田貳守論均徭事書

今秋使節朝天小民不勝慕戀適聞遄歸如戴父母何  
盛德感人之深也久違擬一瞻拜又聞諸公委重賦務  
旁午不敢以踈野之踪上履起居伏惟台諒附啓敝邑  
均徭人戶十年一輸小民苦於頻出兼之當役人下鄉  
倍追其直不勝擾害欲援蘇州屬邑之例年年均出祇  
重為輕一以寬頻出之煩一以免役人之擾用是呈

撫公准行本縣查覆昨聞周觀察更欲借重再議諒執事必能詳審利弊俯順民情大抵官府之法一役於民者必吏胥之所不便也其便於吏胥者必小民之所不便也此法一行祛弊百端據藉可定其爲民便不言可知惟吏胥不得遂其欲必有不便之者然上之人可使此輩遂其欲以惟高明留意決計早行所謂寬一分民愛一分之惠者也草草不罪

答陳生書

得來翰知尊事尚未結果患難險阻皆吾人分內事不足介慮應可也僕往日遇不得意處亦如賢友今日動心上來覺得天生世界高高下下本自如此既做舟

楫則風波之與安流都免不得妄生欣厭任自勞心若  
仕學者分上說當使人人自得易簡之樂方爲俯仰無  
愧若了不得這工夫終是成物上欠亦於成已有虧  
耳一丘一壑自考 矧房此是區區不得已處大不安處  
賢友乃以是見與成吾過耶雖然自古無安眠獨坐見  
成聖賢事到頭來只煞去做此意賢友已自得之難與  
未見諒者言也

與王暘谷大尹書

別後 勝離索之感然道履從此可免涉險 虞又未  
嘗不爲知己喜也海虞爲昔賢倡道之地禮樂絃歌舊  
有成法繼以新政邑廬當改觀矣口義刻已將半先奉

一卷就下所瀆厚文不知就藁否此書傳與諸友聚講  
菴中止據管見發揮良知之與道心以爲聖賢之言與  
非此意讀聖賢之書者須以此意求之乃爲有行况精  
一之傳陽明已曾開端但未竟其說耳若條分縷析以  
會其歸似亦不能無望於後之人則區區所見亦不爲  
過用是因冉君之請而成之更得同志闡而揚之則一  
得之愚不終泯泯矣大家文選并附上此雖文詞之書  
然昔人謂昌黎起八代之衰以其格古詞嚴一洗六朝  
綺靡之習譬如規矩準繩大匠不敢廢焉貴治先哲曾  
刻辨體一書亦是此意但所取大泛使觀者有傳而寡  
要之疑故僕獨取諸大家而彙之以備諸體此書刻

於川中得之頗艱無以應同志之求儻因而繕刻以廣  
其傳幸甚但字尚有訛者須校正則可畧甚先此求候  
容欣清請教

某衰年株守雖杖屨久違而心晤如昨忽枉使翰對審  
道履亨嘉忻愜無任兼聞政成之餘譽髦多士復建書  
院以續絃歌之舊講肄有所文學有傳吾文作興之功  
不淺淺矣昔在聖門游夏二賢並列文學之科而子游  
之學尤爲知要如教人則先傳本治人則先學道雖干  
一貫之旨或未盡合然學問之道由本而之末則易由  
末而之本則難游之學務本之學也比於口耳誦詁之  
教不可同日語矣迺今復賴高賢倡明此義豈非斯道

之一大幸歟示教不鄙俛使抗顏其間預聞高議此則  
決不敢當謹用誠告僕邇來多病不任衣冠已謝絕諸  
友屏跡林泉豈復能出門酬知己之愛乎稍俟清秋當  
作不速之客一望清光醒心目也口義五冊奉覽領惠  
扇葛真是當者着來清與清風來故人也謝謝不盡

示門人書

昔象山先生譏晦翁先生字字而議句句而論以爲不  
可此說未必然也古今學術從虞廷精一之傳說來只  
有人心道心兩端資諸口耳者從事人心者也反諸身  
心者從事道心者也口耳之學記誦愈多而身心愈晦  
則雖主敬致知之說日陳於前亦如程子所謂春冰

過於吾身心無分毫補益其爲字字句句議論誠有如  
象山之所譏者矣若求心之學則耳目所及皆爲思齊  
內省之資吾人今日去聖日遠會誦詩讀書外無可用  
其心者則字字句句可放過乎某與諸友相聚於此終  
日所言皆字字而議句句而論者也某豈敢自謂有得  
於晦翁有得於象山特據本心所明與諸友商確不敢  
隱其所知欺其所不知爲就正地耳若諸友能各就自  
心所見反而求之或有合焉則某一得之愚不爲無益  
相與致力可也或未合焉則猶某心之有蔽也以教於  
某使其得因而爲自反之資是亦所以進某也若徒資  
辨說恣售於朱陸同異處比擬校量而不反諸心之所



安則其今日之言實啓爭端某乃二先生之門之罪人也豈某所願就正於諸友者之意哉

答李上舍某書

僕奉違貴地廿年于茲邇辱手教廼知尊翁捐館又聞俎豆祠宮悲感交集尊翁淳和樂易雖位不滿德而公論在人足稱不朽矣再枉佳章爛然簡冊尤徵世德可謂不忘大抵貴地山川秀美而田野膏腴宛然與南豐曾氏之文相似曾氏父祖子孫文章擅當世雖歐陽荆公亦所歛衽迺今復覩尊翁橋梓文世其家信乎地靈孕毓代不乏賢矣諸作俱已心醉惟時義近於筆瑟相投恐非特好以此奉進一言何如大抵行履雖剛述百

王至文則從周蓋時制所在聖人不能違也韓子亦  
時時作俗下文字已以爲醜別人以爲好然畢竟以其  
所謂好者進此亦理之所不可易者乎僕筆硯久踈歸  
田日蒙舊友不棄時出鄙見遂爲所傳不謂執事謬加  
收采且徵其餘然僕自以爲醜久矣豈敢復以其所醜  
塵大方乎不可虛來意之辱聊錄近作五六篇易解一  
部奉去亦冀執事之教我也

與并通府書

僕忘言久矣且公庭之跡非林下人所宜預用是有僕  
未敢請教昨者舟中偶承虛受之役不能自默不謂執  
事遂欲爲之表章何敢何敢大抵僕爲此書一苟同

然時見者其說有二一謂大學古本原無倒置一謂中庸不見不聞當就人說然前單陽明先生亦嘗言之矣但未及如此逐節分疎耳講爲執事一就止之夫謂大學舊本之無倒置者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貴在虛心玩索如誠意一章若以傳例言之則當如後章之例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誠意章之上當別有一章云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今上遺格致下不連正心而直接聖經一章云所謂誠其意者此正聖賢緊緊爲人處以明格致乃誠意工夫誠意之功實包致知格物其事則貫身心天下國家如云慎獨獨卽知也慎獨卽所以致知也學問自脩卽致知之功恂慄成儀卽物格之驗

盛德至善乃正心修身之極而親賢樂利則家國天下  
之事也大學之事誠意一章之矣工夫至意誠千了  
百當故傳文不別言格致亦不如正心修身諸章相連  
而言而直云所謂誠其意者蓋以此也夫條曰欲盡故  
分而言之不得不詳工夫欲約故總歸於誠意中一而誠  
意一章自不得獨與正心一章連也此愚所以斷斷乎  
謂舊本之無差非因陽明之說而強附會之也乃若不  
見不聞當屬之人則中庸末章固言之矣其言云君子  
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乃已  
之所獨見人之所不聞乃已之所獨聞曾子所謂十目  
所視十手所指而下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

此則傳文明甚雖欲強附時說屬之於已而不可得者  
二義既明然後見聞口耳乃可反之於心而孔子孟子  
之言有人頭處僕自甲辰年歸日偶與諸友相聚一小  
中不敢爲違心之言遂以告之有周生中立者從旁  
錄之極詳予承雅愛始於小而得之執事旣不以  
爲愚而收錄其言不得不叙其所以爲知已白惟愛我  
者裁而教之

辭縣大夫請書院中講學聘幣書

側聞會集諸友訂學於魁筆堂中甚盛舉也但聘幣下  
及則非僕之所敢當也僕孱弱之軀卧病久矣兼之久  
親耒耜頽然老農豈復可使強顏冒居師席仰玷尊堂

故伏冀執事垂念平日誤愛之私俯鑒微衷收回成命  
容病痊躬詣叩謝不宣

再辭本縣學師生書

辱賜徵書不勝欣荷學術之衰久矣得待諸君子側耳  
教言豈非至願矧楚侗先生乃平日講學中友僕之所  
欲就正者第賤疾偶作不能趨命豈盛會所在天固靳  
之有不易得而與者乎謹用告辭伏希台諒昨有小東  
復沂東先生會間乞爲致意來教悞然卽此是學何假  
外求夫乃借聽於曉乎錦川同野二君弁諸友不及別  
言謹此均布容病痊之日躬謝

與文峯陳大題書

昨挹台範領愛寔深兼蒙佳刻下頒得以備誥德政如  
草木沐浴於膏雨中忘其大造之爲功也此東南活人  
之書豈止一時條教而已乎竊意古之成大事者必以  
才而才以出於德性爲良至於德性之成非學問淵深  
良知真切者不能爲也仰誦明公救荒一疏活百萬生  
靈於昏墊中而於國計邊儲未嘗少損此豈徒才者所  
能爲乎他如江防經畧纖悉具備雖知兵者無以復加  
而革弊釐奸使百司知所仰範則又今時所僅見者也  
天爲東南寔生我公不知吾民其何以尸祝之若區區  
者惟知銘鏤而已聞還朝有期不任慕戀謹具短啓少  
伸感佩之私外易解伴緘統祈賜入此書乃僕林居所

成自念樗朽之材無補聖明冀爲此以仰贊同文之治  
其大旨所歸則以六經之書惟易有象無文故先聖立  
教先觀象而後玩辭欲使學者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  
而後之儒者註述雖多往往求合於辭 求通於象雖  
足以自成一家而於羲聖卦畫之旨遠矣用是月昧紆  
其管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昔孫明復著春秋傳說彙  
韓魏公上其書於朝而孫氏之言遂得以傳甲固非明  
復比而公則有志魏公者不敢爲知己默默也

與何吉陽少宰書

別後不獲一候顏色榮轉江右又未能一展賀私於舊  
往之私有所未盡抱歉抱歉辱枉翰使遠顧寂寥兼之



誨誨諄諄道義切至不惟仰見盛德若不足而休休有容之量恍若面挹感荷何可言也家鄉自尊與奉違之後荐罹兵燹繼以供軍之費民不聊生大家什無一存而中戶亦已去其七八矣所存者未盡遺黎惴惴朝夕而天未悔禍江防日增未知將何底止也羣望我公一來總制必有大撫綏者而薄福之方豈能如願柰何柰何示諭坐論玄虛之過至言至言比來朋友間雖素所取信之人亦有不可信者古人云蓋棺事定真不虛也不才家毀於倭寄孀城中而躬耕於野時誦明德期於沒齒朽拙棄才夫何足道所願我公道德日隆功業日富使後學有所矜式生民有所倚毗一慰野夫饑渴而

已尊壇事卽遣人白於邑尹究治之伏惟鑒徹

僮回辱手教具悉體道至懷不以浮言動心山林聞之輒用增氣大抵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從古已然但未有平日講學諸賢一網而盡之有如此疏之甚者吾人性命固不緣此爲損益但在時事爲可慨耳今聞楚亂民東南水災西北地震俱變出異常所賴以扶持調燮之者惟此正學乃復凶抑使不得伸不知天意竟將如何也人便輒用伸慰伏冀自信益堅爲道加勉則眼前砥礪孰非益德之資反求身心更覺灑太奇率佈忱不非僭越

答杜大尹書

辱手教示新詩仰見造優益純問學此進乃知患難之益人爲不少矣僕少年亦不甚省事安意有爲竟成顛沛然而今日稍有所知未必不自困窮中來所願執事益加操存大其所養以爲他日大受之地風聞諸公極知執事之屈此番心事更得明白大抵執事賦性伉直更不疑人其取禍以此其受知諸公亦以此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旅邸不得時時奉候然此心惓惓如對朝夕茲專僮起居長至後尚容請教

答黃毅所道長書

昨領教言喜慰殊甚此學此理雖人人本有外求終是仁人借重高位則風化易流此所以爲斯道

幸也俗學溺心之弊方今天下皆然而東南爲甚仰藉  
明公與楚侗先生交相誘掖士習其幡然乎願候秋清  
晉謁弁叨侍諸賢講席之末備承緒論草草具復不盡

與林艾陵書

濶別數年一會間各適其適譬如草木發生異地而生  
意則同吾與兄雖謂之一暮同堂可也尊翁年高而德  
益進足驗順親之樂并會中諸友均乞借重致意吾人  
學問頭腦不差則千里之遠可以神交古人上友下俟  
其幾如此人回附謝鑒之

答陳南衡儀部書

高風在望久矣山川遼渺通晤無由遠辱簡書殊愜傾

素兼蒙垂示易教啓矚發贖幸孰大焉獨惟易乃陰陽  
變化之妙天地萬物皆陰陽變化之所爲古昔聖人仰  
觀俯察見得宇宙間近自吾身遠而萬物凡一草一木  
一毫一髮無非此理雖無圖亦自可畫雖無著亦自可  
揲必爲之圖爲之著者神之耳卦畫旣立著揲旣陳於  
是董以卜筮之官使凡有知者皆可因占得數因數得  
象而以心悟其理通於大道故後之九流百氏如律曆  
兵陣以至風戶鳥占皆有得於易者有象數以通之也  
其不能通於大道者泥於術數不能以心悟之也後世  
儒者知術數之未盡而未得心悟之旨遂以彖象之辭  
爲易從而訓詁之訓詁愈煩象上之愈遠不知易者六畫

之占無言語無文字者也彖繫之辭猶之占訣也循彖  
繫之辭以通六畫之理則其乘承比應盈虛消息之變  
粲然陳焉有非言語文字可得而殫述者安用訓詁爲  
哉惟辭之求而不通於象則辭無所繫辭與象象與心  
了無干涉則占卦爲徒設易道泯矣又不若術數諸家  
之說爲籛羊猶存矣故僕妄意爲之大旨以自信其說  
不謂千里之間獲我同志則又不待後世有楊子雲而  
後知之矣豈非斯道之一大幸歟尊作叙列諸圖極爲  
詳備可使學者悟得此象此數無所不通但在學者分  
上看恐非其精神心術所到蓋卦互卦變啓蒙言之已  
詳至如卦氣支干與夫希夷所傳濂溪已於其中找出

心悟一圖而爲太極圖其說至簡至易諸家之說雖多  
大要不出此矣妄意謂橫圖亦不可少旣謂之畫卦則  
必有橫畫若前列橫圖由此而方之而圓之則互變老  
少分合先後皆通然後總括之於太極一圖而歸之於  
易原則綱領可尋心悟爲易蓋無言之言言已之不言理  
本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大抵近世學術之弊病在  
言詮則多言固不可然無言亦不可如楊明先生發明  
知行合一之說本以救訓詁之弊只因不曾於四書諸  
經爲之毫分縷析使人無所持循故從事其學者不免  
有虛玄之病此則列圖之不可多與易原之不可少其  
義一也道遠無由面晤辱下問輒陳狂瞽幸惟風便有

以教之

與周衛陽推府書

傳習錄奉覽此書發明心地甚切但俗學膠固未易入耳執事今日之疑卽昔日之疑也然久而有得可以一洗支離之習又當有手舞足蹈不言而喻者深山有寶性不惜足力者得之未可以道遠而遽止也先儒諸書雖多亦須擇其要者觀之如程氏遺書象山語錄最爲緊要而象山之言提醒尤切必欲大做根基絕塵而上則釋老二氏之書如楞嚴如壇經亦不可少蓋緣世人千病百痛須以藥石百方政治之而後膏梁可施此僕之舊証賴明學以助保此餘生若高明宜受特異原



無病痛則又無所事此矣良工心苦偶爲知己及之

承諭讀書不能多記此不足爲病凡讀書而求記記而

求多此正古今之術之弊知道者不取也蓋書之所載

者道道具於心也吾之讀書將以明心也反多記以

爲心累乎於此法馬凡觸吾目者但思其理理有未

得必反復思之求其明而記與不記無所容心如此

積久則心愈明而耳目交接皆吾明心之用問學之資

久久亦自能記可見心明則不求記而自記務博則心

愈塞而記愈難然則多記乃累心之道夫子以多見而

識爲知之次蓋以此也

聞執事究心於此可以

與漕運南岷王公書

某等涵濡盛德傾心久矣僻處江鄉無階伸候仰惟我公以碩德重望柱石東南國計所司天下攸賴豈止隅之望而已遐方小民悉公至德所有疾痛需拯援者以某輩忝列衣冠冀爲轉達用是冒昧紆其衷悃惟高明垂覽焉敝邑濱江連遭倭患者五歲繼以水旱相仍邑里蕭條野多曠土有司不忍百姓流離委的徵取之時糧米草率累及軍人以致陳情奉有欽依今本府交允薄示戒懲比緣明旨初下未敢有言但軍人一面之詞言之似若可聽而關繫地方利害者非彼所知也本府坐設 縣中隔越本縣遠者幾二百里置倉本以

爲民也。縣在江口而倉在武進，欲使漕江小民遠走，隔縣輸納，官府循舊規，下倉亦越界而比較之，不惟人情不便，亦恐於事體有所未安。去歲蒙公鑒察幽微，俯納衆言，暫令照舊於本縣水次交兌。一時萬民鼓舞，有若更生。有以知循復舊規之有待也。至仁所在，羣望攸歸。目今徵收已及，本縣水次倉亦已移入城中，可無他患。小民慕公哺乳之恩，更起發棠之想，仰冀俯念下情，仍容小民於本縣倉輸納軍人於本縣倉交兌其糧米，精潔則生輩與有司任之一一仰體，不敢有違。儻沐垂仁，則

聖天子恤下之德，我公體國之忠，小民得以並荷其爲。

感激胡可勝言伏冀台照

昨偶因地方小事通名記室荷蒙不鄙俯賜鑒納至於  
管見亦荷甄收獎與過甚仰見大君子體國之忠裁成  
之誼古之休休有容者不是過也古人一言卽爲知己  
况公之於僕累言而不足乎裁謝久稽歉罪歉罪茲緣  
敝邑公差之便敬具短啓附感激之私伏祈台照示教  
西原序文具領嚮道至懷竊意此 雖至宋儒而明然  
其間格致之條戒慎之論于人心終有未釋然者白沙  
陽明雖發其端而未竟其說也我公不日入輔發明精  
一之旨以仰贊同文之治天 具有往 此天下之望  
非一人之私也西原 解老子近僕亦爲之并上覽明

教草率炤原是荷

與巡撫觀所周公書

甲無似荷蒙撫綏沐浴恩共

于茲英緬懷明德

朝夕瞻依第山林跡朕不獲以時

每愧爲歉諒公

亦不以爲罪也恭聞臨軒在旬

期田野小民枯

公平日乳哺之恩所有疾瘠

叩冀一併施

行以滿分願據僕耳目之所見聞甚

切者莫如

糧役如江陰之糧役自嘉靖二十二年

大戶存者

什無二三迺今中戶亦將盡矣邇來則中

戶衣食稍

餘者亦且輕棄其產謀徙而去詢其故

來歲編審

也如此是空一邑之中更無有跡之家矣來糧役何

人可充竊思自古危亂恒起於民之流離今流離  
拯援之勢如救火追亡似有不容緩者僕觸目  
勝惶懼謹徵諸往事叅諸衆言究昔日糧役之所以易  
充與今日之所以致弊者撰著糧役議一通繕寫成章  
上塵左右仰惟我公撫巡已來東南弊政釐革者已什  
之七八而弊邑蒙惠尤多如往年積粟萬石活百萬生  
靈於圍城中又如近年復憲臣之駐劄於舊所仍糧長  
之兌運於本縣此皆至德深仁未易殫述而革除庫役  
一事掃蕩數百年東南大弊能使不自愛者無所容其  
窟宅則又關繫天下國家大計有非一時一邑之民所  
能私其愛者公德無涯而民望無已以民之心諒公之

心乃知今日糧役之弊在公心必有甚切而不容已者  
用是冒昧罄歷愚衷以仰承厚德伏冀開之餘俯垂  
清覽儻有可採早賜施行以振援遺黎慰滿羣望不勝  
欣願之至

與李徵川大行書

不奉教久遙想執事讀禮之餘造詣深純恨無由得侍  
聞所未聞也此心此理人人所同學問之道但不放手  
雖几近終須到况高明者乎如執事者高明之材也而  
又好學不倦其誰能禦之僕衰年屏跡無復四方之志  
偶蒙當道諸公下顧時得一邂逅近見有三數公者議  
論卓越超脫口耳豈天有意昌斯道耶何賢達之多也

但鄙意竊謂聖賢遺下六經語孟似造道方法吾人須  
經歷一番思量一過方有着實不然未免對塔談圓論  
諸公之見亦或少此乎至如佛老之書今世學者皆知  
其為異端問其所以異則茫然不知此又何異未見供  
招而遽欲擬罪自以爲知律也往日與朋友聚講留得  
口義數章近爲同志所傳僕於聖賢遺言雖未能一一  
經歷亦不敢爲對塔之談至于辯論異同亦非未見供  
招而斷獄者試往一冊就正幸教之并附主靜說一通  
僕之管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遠辱諭言具頌體道至懷日新無窮豈勝嚮往所論二  
病亦世之通患而機則相因俗儒旣以訓詁困之而釋



氏又以清虛引之學者困於訓詁不得不趨於清虛以自解脫不知在我者本無束縛而亦未嘗不清虛也此僕所經歷不敢自默謹貢一二以就正有道夫謂靜修爲上達極則是矣至謂事物旁午動輒憤憤則所謂靜修者于何而修耶吾儒靜修之道不外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故以人之所不見爲君子之所不可及夫戒于不見是常靜也常靜常戒則卽此戒懼功夫卽是靜修靜修工夫卽在動察裏非靜脩之外別有慎動之功也自宋儒分存養省察爲兩功岐動靜而二之學者始以境界爲靜于是存養則恆惺動則憤憤之患不知存養省察本無二功宜去其是存此天理學者但戒懼以

慎其得知不忘此心則動靜合一靜修在其中矣故動  
時不得力之說乃宋儒之誤而非心體之本然也又謂  
釋氏遺物自私不無可議却有超然自得處據中庸云  
發而中節謂之和夫所謂和卽自得也和本于發而中  
節則應物無礙處乃是自得處安有遺物而可自得者  
耶然則執事有取于釋氏亦宋儒訓詁之說困之辟之  
束縛之人就人解脫卽以解縛爲極則不知在我本自  
無縛無所用解也僕之困頓于此久矣賴同志諸友見  
教只守慎獨得反故吾乃今益自信知得昔賢所謂吾  
道自足何事旁求者非虛語也執事高明特達此道可  
一超而入更不必別爲解脫之見但留以備一方作教

外別傳可矣。芹曝之見如此，不審肯見諫否。榮轉尚稽  
脩賀，又聞有通倉之差。此天以清閒之地，資助進修。古  
人云：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承虛懷下訪，無以爲復。但  
願執事做箇聖賢而已。附便草草伏祈台照。外近稿一  
通請教。

與朱鎮山尚書書

甲林居屏跡無意于人，世久矣。盛德在瞻，雖雲泥裏絕  
而寤寐之懷未嘗忘。一歲劉司教至敝邑，辱賜手札，  
俯加存問，緣乏便鴻，式謝負愧。于今仰惟我翁以  
平格之德，左右昌期，功將天下，賴康衢之民，  
惟知恬冒而已。茲因感長之，古并致。

謝私伏惟台炤來教辱徵鄙言樗朽之材何足以勤斤第山林無事不敢自蔽其良知輒疏所明冀就正有道云爾謹附上二冊以俟裁成內易解一通則成之貴地有得于誨言者亦多矣草率上言不罪荷甚

陽濱徐子曰伏讀吾師畏齋薛先生手柬凡若干篇其所論雖不同皆自誠意中發出先生平日問學只在先立乎誠故與人酬答不問其聞道與否必盡其說以直之以發動其良心而經綸天下之切近精實之理無弗備焉其意可議矣昔年雖處干戈空篋中猶能不避險阻與百司周旋其間或爲書請兵或爲之論戰守或陳其要轄或爲之籌畫設備罔不動

中機宜救時危急以濟其變雖百世可行之良法亦不外是也豈徒言之文而已耶愚嘗謂問學之道誠意盡之矣意誠則心正而自然明覺萬物皆備於我家國天下可幾而理矣至於禮樂名物載在方冊其數可陳其義可知也豈必求之至隱至顯乎哉唐之韓昌黎宋之朱紫陽皆以誠意爲自脩之首愚故與先生之言益信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五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記

保定府重修廟學記

保定舊有學再建於弘治癸亥寧國董公傑知郡事時  
董公有才綴旣新殿堂門廡又新櫺星門而更之以石  
工精材良役者用奮由是學之宏壯偉麗遂奕然爲畿  
輔冠歷歲久遠寢就圯剝迺嘉靖乙未今守同郡汪公  
堅復重新之規模矩度一維董公舊而益繕以廣殿市  
地以擴基與夫建亭移祠備舞飾器之舉或創或葺咸

比舊增美焉。經始於是歲之秋而迄於來歲之冬。凡用財若干而未常取諸其民。用工若干而民亦不知其力之所自出也。以故郡之士子感今追往思所以求二公之德而托教授趙鉦等徵記于予。予惟古人之教之法不惟德行道藝也。於凡能食能言莫不有教焉。古人之學之法亦不惟庠序黨遂也。於凡造次顛沛莫不有學焉。若是者何哉。蓋身統於心。吾身有人倫物理之常有。死生禍福之變。以至大而參贊經綸之用。小而食息起居之微。皆當自吾心達之。亦當自吾心貫之者也。教與學雖所以備其法。而其無時非教。無時非學者。非法也。我也。其在我者。誠立則雖不屑屑於法。而亦自不戾於

法不然則雖博學澤潤堅行辨言飾於外者一與法似  
而此心不屬已入於非與爲之私矣奚貴教奚貴學也  
乎三代之時治隆俗美而且免械撲之人咸有士君子  
之風者由其得乎此秦漢以降取士之法屢弊屢變而  
卒無由底於治者由其失乎此而已國家稽古求賢立  
法之詳無異三代而二君子當畿輔之重又能先後作  
興以仰承我

聖天子丕闡人文之意諸士子生是邦也其遊息有地  
其造詣有方凡所以治心養性無一法外求焉者於此  
而圖所以忠國愛君以無忝二君子作興之益豈有他  
哉亦惟自吾心求之而已夫講論課業固古春終夏



誦之遺意而今日學校之所有事者也然古人之講論以明善而不徒資於口耳其課業以化成而不徒侈於詞章吾能卽講論以還古人明善之旨卽課業以充古人化成之歸則吾之心卽聖賢之心而吾之言卽聖賢所以垂世而立教者夫亦何愧於聖賢乎惟不知反躬約取之方而徒假聖賢之言以爲聲利之媒則吾之身心不無於聖賢有愧而亦非二君子所以作興之盛心也夫作興學校有司責也邇今學校修矣有司之責盡矣而身心之所以修則吾於從事其間者不能無厚望焉諸士子其尚自勗焉可也

瀘州按察分司大觀臺記

而其功業之積累雖不成於己必成於人雖不行於今  
必行於天下後世此達人君子一古今齊物我之道而  
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侯之心事既已如此而淺  
見之士猶以起居飲食應變將畧竊妄議其短長可謂  
鯤鵬翔於寥廓而不免燕雀之笑者矣甲素知敬慕於  
侯竊謂孔門正心之學惟侯知之而每以論者之不能  
盡爲恨茲幸獲瞻拜祠下以訶其餘思而宇棟頽剝容  
飾弗稱無以導揚州人崇奉之意則爲經度其工費料  
量其夫役凡故有者飾而新之緣以垣墻樹以松柏而  
祠背山面江俯矚城郭亦偉麗特其每風日之朝晚檣  
魚鳥行旅牛羊往來掩映于蒼煙翠靄沙汀竹

而予以無事間一登覽則天之高地之下景物冥會恍若侯之精神克溢洋洋乎與造物偕來也工既畢復命僧二人守之而贍以山下之田又沒於豪民者且發明侯之心事以告瀘之人使蒸嘗者有所感發不惟舉其禮焉則斯舉也於名教亦少補哉嘉靖戊戌孟秋吉日立

歸鶴橋記

初亭程君靜觀於遼海之陽者几十年諸有一空萬緣俱寂歸而視其家之所餘曰是物累也吾於死生貴賤且不有而是將安庸顧西溪之橋久壞弗葺遂捐以修之而取杜子天寒白鶴之詩與丁氏子華表之事題

名曰歸鶴蓋寓言也或以謂薛子丁氏子離世人也尹  
官侍御史以言謫為臣而忠捐其貲輔有司之缺以利  
病涉者與鄉人而義此其行非離世者奚是之名予曰  
不然子之所疑於程君者迹也而予之知之者以心也  
丁氏子違親戚棄妻子以從於仙程君異勢利薄紛華  
以從於道其迹不同其不染垢氛不污泥滓之心一也  
且丁氏子去家而歸已千年六顧其城郭人民猶不能  
無感況於市閭數年而鄉之少有壯壯者老俯仰倏忽  
已若隔世哉數年尚爾況於千載之後公論明國是立  
向之汨沒夸毗者已為歸路廓清而無所有而君之精神  
心術獨與清風明月往來溪橋之上也則其感又當

如哉此固橋之所由名而君未爲無意也君名啓充置  
之嘉州人歸自還陽將有終焉之志旣營茲橋遂築  
於西山之麓瞻峨眉眺凌雲玩青衣之漲落以窺天機  
之盈虛消息若欲掃迹滅影以與田夫樵父爲伍焉者  
而名在世間世之人求之如不及求知果能得遂與否  
也予按部過州適橋成而君謫予記爰爲書之亦以告  
程君使知歸之未可以果也

浮玉亭記

凌雲之南崖與烏尤相值者峭壁如削江方潤玉立其  
音幽韻可攬而有也然以其巖之峻而山羣峯競爽登者  
未暇深探而左覽右堪

故遊者是也

莫之知也予往來茲山旣厭足歲月而意未適然若造  
化之妙別有會於予心者間或與客延緣迤邐於畏壘  
翠嶽叢翳蕪雜之間以與江山揚確其所而竟未之得  
越歲己亥江水新生忽聞泠泠之聲下出杖屨交響松  
竹予異焉俯而視之見石壁千尋悞神愴骨其外天宇  
四合巨浸茫洋冥坐其顛則伏嶂奔湍遐邇合沓恍若  
鈞天洞庭之竒飛舞而至斯山水之會也已欣然命工  
芟荆榛捐朽翳構亭其間亭成而茲山之美增倍舟行  
遠望青青如浮玉爰用命名而以告漢嘉守高登曰人  
之所取信者耳與目也茲亭在昔義弗聲乎耳景弗貌  
乎目乃今有作成達觀焉則夫耳目所及果可以盡信

乎知不可盡信而猶栩栩焉以聞見爲足此時之所以有晦明理之所以有隱顯感物興懷不獨斯亭爾也高守具石請記其巔末遂書之

鶴泉記

壁山之崖有石室深廣逾仞中含流泉洞口舊刻石鶴莫究所夕幽麗清絕可玩可娛給舍彭君汝寔未第時居之既仕而歸築室其旁讀書著文陶然自樂因自號爲鶴泉主人薛子聞而笑曰君殆所謂避日疾走走愈疾跡愈著者也人材之居世也如貨之居肆然苟有其物則求者從之是故賢者以道待不肖者以材知市上自堯舜下至周孔皆市於人者

長往之徒飄然目放於江海山谷之間以與人羣屏迹  
自謂逃名而不知其瀟灑絕塵之風高蹈者已從而襲  
取其後則亦愈見其彰彰矣安所逃乎鑪錘具而胎質  
成員者器於員方者器於方小大不齊均爲世用道德  
材知亦天所以器乎人之具也今君躬穎異之資試於  
南宮而文範俗仕於朝而直聲動天子聞當時退居田  
野而當道之人交章論薦惟恐其不起其文學行誼已  
皦皦乎暴人耳目矣顧然混逆岩間以與茲鶴茲泉相  
爲儔伍豈其情哉豈其清哉或以謂君君欣然曰吾惟  
不有於時以有茲鶴與泉也薛子欲使吾并鶴與泉不  
得有乎雖然天地之間物各有主旣號於吾卽吾其主



矣誰得而有之爲我謂薛子爲之記

泮宮圖記

東南諸山自海上來者蜿蜒委蛇西盡君山之麓西北諸山自北固來者屈折起伏若斷若連聳爲秦望峙爲出里君山由里之間平疇衍沃東西可百餘里南北可五十餘里卽其中濱江而邑者爲江陰邑居之中絃誦而處者爲泮宮宮前有池延袤百尋爲泮池潮汐往來萃焉其後連崗特起隱然有拱揖羣山之勢有關負崗窪穹突兀高出一邑之上爲葦經閣憑欄遠望則山川之翹合城郭村墟之秀麗與夫雲帆魚鳥之往來晦明風日無所不宜以其避處一隅有江山之美而無送迎

之勞故吏茲邑者稱吏隱而吏於學宮則隱之尤者也  
夷陵蕭君司訓於茲地凡六年而始有代府教授之遷  
將去而不能忘情也繪爲一圖而請於予曰古稱居官  
者長子孫吾子某育于此也願丐一言以示我子係吾  
將朝夕玩焉不惟古道不作廉耻之風衰世俗之教子  
弟者稍知句讀則使習佔俾課文字爲利祿之謀其旣  
得之也則藉聲勢憑寵靈爲榮身肥家之計求田問舍  
汲汲如不及若是者雖其故鄉之山水亦有所不暇顧  
矣矧官府猶峙 台蒞官之地猶逆旅有能留情戀戀如  
蕭君者哉夫遊心物外者不可束以潢汙之見而抗志  
塵表惟與世淡泊者爲能知之蕭君卑棲而無尤心官

又不通既遷又得遠地而無怒色此其中必有異於人者宜其不能傳舍官府逆旅江山而托諸此圖也夷陵當走蜀之交名山大川之所會萃以君之心推之又知其必不肯求田問舍寄情於其水其丘審矣吾不惟爲吾鄉山水幸而且爲夷陵山川幸也遂書以貽之

信豐縣重修儒學記

夫人有血氣而形生有知覺而情生有禮義而倫生其形弗端其情弗和則其倫弗明聖人所憂也而教生教也者所以明倫而正其形達其情者也教必有師於是乎有釋奠之禮釋奠必有所於是乎有學校之設則夏校殷序周庠由此其選矣三代盛時無地非學而德行

道藝之教卽行乎鄉閭族黨之中自井田壞郡縣立而  
學校廢復古者始卽邑居立學而鄉閭族黨之學一切  
不有則郡縣之學實兼鄉閭族黨之制而郡縣學之教  
實益鄉閭族黨之人其地至專而其教至重今有地數  
百里有戶數萬家而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其材之茂  
異者而棄之豈理也哉信豐在虔之南邑居秀麗生齒  
繁衍此予所謂有地百里有戶萬家者也縣雖有學而  
明倫之堂圯壞弗植此予所謂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  
其茂異而棄之者也辛丑十一月予按部至邑釋奠學  
宮大懼教化不立無以奉揚

明天子崇儒造士之典亟召令庀工徒具財用期以旬

月而工告成明年秋再至則輪奐翼然堂廡軒然講習有所登降有階閭閭然鄒魯如矣獻酬異乎鐘鼓在縣乃進諸士子而告之曰諸生欲明爾性乎盍觀於此堂矣斯堂也自昔而言謂之廢自今而言謂之修雖耳目異觀然而修者其真體也人之生獨無所謂真體者乎父子親君臣義別於夫婦序且信於長幼朋友非僞爲也或壅而不發發矣而或不中膠訓詁者滯經騫玄妙者離性是棄之也然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不能使之愛他人之親行道之人可饑餓以死而不能受嗟來之食此奚從至哉真機之不容已也引而伸之擴其端而克之不猶堂之廢者修故者復乎顧堂作於人有費有

勞而任事之人或不能以自力則無以宜民而適變不  
若性出於我而無待乎外也此其易於斯堂也無弄大  
難者可爲况易乎在人可勉况其出於己乎是可以  
知性也已於是諸士子躍然而從油然而喜謀相與傳  
其事於石而因署縣事同知張銓教諭羅宏等以告予  
惟勞民勸相者有司之良而覩名思義諸生寔固有之  
奚以予言爲也獨其興作之歲月與夫好德之秉彝不  
容泯也爲之記時嘉靖癸卯四月旣望日

尊經閣記

尊經閣者何尊吾心也人各有心心各有經奚關焉經  
之有閣以立教也尊經之爲立教何也吾嘗求之未有

書契之前風氣未完人文未著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心猶之吾也又嘗求之既有書契之後道與時變俗與世更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凡作之吾也霸於漢此心不霸也夷於唐此心不夷也其廣大如天地其光明如日月雖瞽瞍無照而此心一有覺焉卽照矣雖偏倚矢中而此心一有覺焉卽中矣心之神其尊矣乎斯理也發之於卦爻則爲易發之於政事則爲書發之於性何則爲詩發之於禮儀威儀五音六律則爲禮樂發之於褒貶賞罰則爲春秋夫是之謂六經經自心出者也音學者求經於心而不求心於經不以經累心而以心証經則凡所謂濫濫者皆與夫溫柔敦厚

廣博易良恭儉莊敬屬辭比事之理皆自我得之若是者可以捐簡編遺糟粕達而在上則爲帝爲王窮而在下則爲孔子爲顏曾思孟爲周程張朱陸至如近世儒者若白沙陳氏陽明王氏雖途輒不同求心則一夫是之謂尊經不善學者知經之爲經而不知心之爲經知求經於經而不知求經於心見其似而疑其真得其牝牡驪黃而忘其天機務博以爲知助長以爲行若是者雖其勲名塞宇宙文詞汗簡冊均之於心無得也於經無合也夫是之謂玩經尊經與玩經之教兼駑並馳學者無所折衷不能不望於在上之人構想尊閣而表章之夫是之謂尊經閣噫閣之作也求心之端也反經之



源也扶世教挽頽風之機也棄其閣而弗爲是棄心也  
慢其閣而弗修是慢心也棄與慢有司責也吾邑雖僻  
處一隅然而季札之所生宣尼之所歷經之遺教猶有  
存焉有宮巍然有閣翼然環拱江山揭磨雲漢而輪奐  
弗飾尊閣無章當事者之憂也剝久而復於是乃有前  
尹錢君錚儲金於庫以經其始有大中丞沱村史公諱  
謀於衆以重其托有庠生某受事於邑大夫以董其成  
經始於某年月落成於某年月費倍而民不煩役重而  
工不勞皆一時盛美也僉謂事關風教不可無記於是  
諸士子以邑尹師氏之命徵文於三子惟樓賢之地學  
士大夫之所萃息甲不敏竊嘗遊坐堂下不能有所

建立以成此名又不能有所贊襄以供此役惟其發明  
命名之義以與諸善學者講而求之則於作者之意可  
以不孤而予心亦庶幾無愧遂不辭而爲之記

江陰縣新築楊舍城記

島夷不靖歲擾江南

聖天子赫然震怒爰命謀命將出師折其渠魁既受  
俘于明堂

天子曰吁咨爾蒸黎亦既瘁止如水云潰曷崇其防于  
時臣監察御史尚公某膺命而來按治茲土既飭憲度  
聿宣皇仁相地所宜築五城於江海之上萬雉干雲羣  
醜禮絕迄於蒞任不敢犯其境而吾邑楊舍新城則所

築之一也其地聯界三方控轄吳會前此當事者以其  
濶遠聲教嘯聚逋逃每爲奸究之所窟宅負販之所往  
來思欲題請建立縣治而羣議紛然未有成績嘉靖乙  
卯川沙柘林之寇盤據踰年習知險阻遂分其衆爲三  
一從吳淞趨嘉湖一經孟瀆趨楊鎮其一從茲地入圍  
江陰攻無錫大肆焚戮民靡寧居者三年而禍猶未弭  
論者益思前議之當行而終未有化事者至是公所  
經畧適與議符羣情咸服然猶私相謂必兵燹之餘  
府庫竭矣財將安出流移多矣力將安庸且有城而無  
兵以守猶無城也公意雖美將有終之難乎旣而公移  
文所屬會計贖金之餘均給諸城而吾邑得若干萬若

千千財用充矣常鎮應募之兵二千餘人公於雇直之外人日給米二升銀二分使供畚鍤之用徒庸異矣參將把總之官奉

旨添設而未有定所公曰以茲城居之所以遵明旨也規畫既周綜理有條廼授事於吾邑尹杜侯某俾遵行之先築叅府以昭具瞻次築軍營以處執役之士其次爲游兵把總司又其次爲巡檢司以處范濬之遷入者兵不民擾萬杵齊聲甫五閱月而工用告成公署之外九爲門四爲營房三百間城以丈數之凡六百有奇昔之曠莽鬱爲偉觀民願數年慰於一旦望之者疑若天造地設恍不知其所自來也邑之父老感今念往樂公

之仁圖報無所而公以期滿將代於是相率請於杜侯  
願托之金石以求公德於無窮而侯以其文委之於甲  
甲惟志切者無淺圖謀遠者無近慮公秉監軍之任當  
羽檄紛馳之日豈不知委任責成聽其所爲分別功罪  
以這一時之責而顧身履艱大爲此勞且費之圖者何  
哉其志誠切而其慮誠遠也且夫東南之夷懸隔巨海  
非若西北之戎接壤於我也乘風而來剽掠而去非有  
攻城略地之志也待之者譬如穿窬然但高吾垣墉謹  
備之而已承平日久生齒益蕃瀕海膏腴悉爲村鎮高  
甍大棟彌望無慮卅以旬計之月伺而吾無城  
郭以保障之

不啓我心也司國計者鑒其所以失而圖其所以得則  
如國初湯公和事據險築城以壯其猷豈宜列成  
徵兵待若嚴敵未寇而先困吾民也哉茲幸我  
皇之德同符

高皇而所委任之臣亦於湯公無忝用能發獨見於羣  
疑之中布宏規於恒情之外保障有所捍禦有人而民  
得免於流離失業之患則斯築也將東南之人世世子  
孫尸祝于公豈一隅父老可得而私也然吾聞之影管  
之章君子取節則父老之情亦自有不容已者茲侯之  
所爲屬而甲雖不文亦有所不容辭者乎是役也兵憲  
熊公某與有勞焉而成公之志者侯也既紀其事而系

之詩其辭曰

惟明受命萬方畢臣孰勾烏夷逐利遭民千里海濶其  
塗沒脛孰是徵兵而以力逞以我所短攻彼所長疥癬  
不理浸成巨瘡憲臣南來獨排羣議據險扼衝屯堡棊  
置廵築川沙地營柘林爰及茲土連絡高深先聲所加  
羣醜骨息謀迨萬年匡我王國我有蝨賊憲臣驅之我  
有瘡痍憲臣嘘之屹屹垣墉惟憲之猷芄芄黍苗惟憲  
之休葦爾江鄉憲車戾止覩洛典思懷仁曷已皇有天  
險海無驚濤我詩我歌以比崧高

諭祭前太常卿張公碑文記

嘉靖甲子某月某日太常卿張公卒于家計聞天

子憫悼禮部遵令式具卹典以請詔曰可廼命翰林撰  
文命有司營葬祭天章下臨焜耀窅窅先時公以註誤  
家居天子思念之不置忽一日遣中使至內閣問曰張  
袞何在當其時雖輔臣莫測也至是諭祭文有未膺大  
用乃遂投閑計音來聞良用悼惜之語始知上之念公  
者意將復起之而今則不祿矣公爲人小心謹畏筮仕  
二十餘年嘗一董學政兩爲會試同考官一爲鄉試主  
考又一爲會試總裁官咸得人其在翰林也嘗與續修  
大明會輿校刊大學衍義又校對累朝寶訓寶錄咸稱  
職此其所以結知聖上者故雖云位而上思之已沒而  
猶悼惜之使天假之年必將復用而其所建立當亦有



不止此者柰之何彼蒼不弔不使難老以酬知遇之仁  
惜哉部章既下有司欽承襄事且有日公之子鴻臚君  
鴻儀等猶恩感泣伏念尊閣王言不可無所爰樹亭于  
隧道立石焉又伏念祇承上德不可無紀而以予嘗辱  
公知俾序次顛末勒之碑陰以凝寵光於無窮夫其碑  
之樹也明有尊也臣道也可以教民忠焉其事之紀也  
明有親也子道也可以教民孝焉具是二美以重予托  
則予雖不文其容以無辭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衝  
明受天命聖帝篤生經緯乾坤搜羅俊英有斐張公南  
金大貝發跡制科讀書中秘俾職御史學政攸司俾職  
詞垣綸綍齊資清廟歌章石渠爲誥經緯編摩是幸見

耀一爲祭酒四典文衡茅拔茹連羣彥彙征幽風之亭  
無逸之殿湛露凝恩鈞天錫燕惟公在朝天子知之惟  
公在野天子思之宣問相臣特馳中使大用未遑奄忽  
長逝褒卹有典慰奠有章令終令始公則何儉洋洋聖  
謨光昭不朽屹屹豐碑焜煌螭首于以作孝于以勸忠  
微臣稽首敢告觀風

凝恩樓記

自海上不寧延及內地廢耕桑失農業

聖天子用政府議申飭有司增繕城郭而使村墾之民  
各自爲堡其不能堡者因得以已心損益堡制創而爲  
樓部符下頒王恩霽霽不惟農桑有賴民獲更生而高

深相形羣景合沓能使騷人墨客左攬右挹隨取隨克而潛心道術凌煩囂以探要眇者于冥搜亦有助焉迺若宦遊之士倦而來歸其偉竒鬱積之氣藏於胸中磊塊屹嶸不可收拾亦得以委頓於此以與圖書鷄犬相周旋此皆樸之所有恩之所餘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迹求者也吾邑環山繞江其具原林麓之美多散漫于平蕪淺渚茅茨草樹之間而以臨瞰無所不能自呈至如予者顛愚侷蒙藝業之不工道術之不審窮老投閒無所于用然以嘗待罪禁垣竊官方岳平居心則金馬玉堂之壯麗高山大川之宏濶時或往來于懷而其憂愉舒慘之情屈伸俯仰之變亦有推之不可遣之愈來

庶幾所謂偉奇鬱積磊塊光輝而無所頓置者皆于斯  
樓得之則王恩所逮于予爲獨多而予之所以涵濡上  
德比于安耕桑完室家者其得爲尤大也夫士君子讀  
書談道明致身之義則進而都俞退而耕鑿莫非吾君  
所賜此其眷戀之懷有不以畎畝廊廟異者譬之蟲吟  
鳥鳴各適其適雖于造化未必有補而一氣所均自有  
所不容已也顧予小子其敢忘諸迺百拜稽首敬名其  
樓曰凝思而摛據其見聞抒瀉其心思以爲凝思樓記  
時嘉靖乙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賜進士中憲大夫前任  
兵科給事中江西按察司副使臣薛甲頓首謹述

紀載樓中之積

誥命四道

敕書二道

先人鴻泥堂前集八卷

鴻泥堂續集十卷

自著易象大旨八卷

四書口義十二卷

大家文選二十二卷

藝文類稿十四卷

緒言三卷

道德經解二卷

傳燈要語一卷

薛氏族譜二卷

已上共二千零若干葉

右樓中之積此吾所需以資老者恐吾子孫不知  
散而失之將終窶且貧用是揭諸左方俾世守之  
以毋忘我

聖天子之恩之大

河北墳地圖記

舊地凡十畝予祖芸窓先生居長與兩弟均分之三房  
五房與吾家各該三畝三分有零予先人浮休先生與  
弟慰秋君又均分之則一分之內各該一畝七分五釐  
有零今稱老二房者是也後三房將地一分市與先人  
與五房各得一畝七分五釐有零則予家連已地該三

畝三分五房該五畝老二房如舊而已予兄弟凡三人  
又將前地三分之每人該地一畝七釐老二房懷秋君  
予兄行也又於已地一畝七分五釐內將五分市與予  
兄弟三人則五畝之地均爲四分各該一畝二分五釐  
矣予長兄無子其一分地該予與二兄均分之各連已  
地該一畝八分七釐連五房一半與老二房一分共爲  
十畝此舊墳畝數也墳西山卯向前爲東後爲西前移  
迫狹予于墳後買西庄田三畝植松今石墻內外各一  
半南北盡河又買章氏田六畝植松以接連龍脉又于  
墳前買徐氏田三畝二分用一半作墳圍入墳內植松  
補西南之缺并五房地俱爲墳圍

方整賜茂其東

南田一畝一分則買五大房者也今爲田總計墳之前  
後新市地十三畝三分并舊地十畝共二十三畝三分  
別五房五畝老二房一畝二分五釐予二兄一房一畝  
八分七釐而予一房該十五畝一分七釐墳之新舊前  
後地盡之矣予宦于外二十餘年先人之隴斬伐無幾  
其竹篠荆棘蒙冑叢鬱塚域幾不可辨予歸而葺之去  
其蒙蔽砌以垣墻植之松柏又二十餘年而始完凡我  
諸子姪各念封植之難幸毋剪伐可也

邑侯王公生祠記

西泔王侯之去吾邑也邑之父老靡肩皓首者數十餘  
人儼然歎予門而告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之



愷悌子所知也其真吾民之父母乎夫父母之于子饑而食之寒而衣之未嘗有所求也而所與者必中其欲所勿與者必中其所不欲無他焉通其心而已矣若侯之於我民也叱咤之聲未嘗施焉鞭笞之慘不忍加焉約已而裕人輕徭而薄賦苟有便于民者輒爲行之無大小無難易不待求之而後有所與也苟有不便於民者輒爲已之無大小無難易亦不待求之而後有所去也方其未來盈野流移旣其來矣逋逃四歸孰哺予饑惟侯之慈予寒孰燠惟侯顧復侯之所以父母吾民者至矣夫子事父母必有一日之養焉今侯去而羽儀天朝也吾其能忍然乎吾將肖像立祠以尸祝我侯也予

謂之曰諸君子之意善矣顧費將安出則羣然應曰子  
無憂吾費自吾之爲斯舉也貧者願効其力富者願輸  
其財遂得書屋于邑之西隅夫是書屋者鄉先生學士  
水南張公之所築也公不自有而寄於典國寺之僧居  
公之子鴻臚君鴻儀又能推公之仁以成我邑人之義  
茲祠之所由以成也吾方愧展誠之無由而費于何有  
予又謂之曰祠旣成矣將何求于予則又羣然應曰夫  
愛其人者旣識其貌則必識其心以昭所以愛之之由  
識侯之貌者像也識侯之心者文也予之有請于子將  
識侯之心乎予乃喟然而嘆曰有是哉夫世之不善爲  
吏者其去也民視之若路人然甚者詛詈之又從而戾

礫之欲識其貌者鮮矣矧從而識其心乎今吾邑民之  
于王侯不惟識其貌又從而識其心於以見侯德入人  
之深而諸君子秉彝好德之無已也雖然予之識侯者  
詳矣其始也當道獎焉于時公論在學校予嘗爲學校  
序之是識諸士子者之思也其終也銓曹陟焉于時公  
論在縉紳予又嘗爲縉紳序之是識諸士大夫者之思  
也今諸君子之思亦猶是也識侯之心豈復有加于此  
乎請以是爲諸君子復可乎僉曰可哉遂紀其事之顛  
末而以予昔言授之俾弁勒諸貞珉而疏諸高年者之  
姓名王君詔等若干人于後凡輸財與力者咸得與焉  
且曰是思侯之情不可泯也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六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序

贈蔣道林序

五穀六畜鹽醢蔬果養生之具以進疾病之人則邪氣益增正氣益困及其病復而氣完則所以養生者卒不出乎五穀六畜鹽醢蔬果故五穀六畜鹽醢蔬果之害於生者疾病之咎非五穀六畜鹽醢蔬果之咎也以五穀六畜鹽醢蔬果爲疾病者之害而養生之人欲弁絕之豈理也哉聖賢六經平正通達本乎人心而以告於

本心蔽錮未與湊泊之人則簡編糟粕適足以增有我  
之私長偏駁之累如使心無累者優游其間咀茹其精  
華而棄捐其糟粕則理義中涵光輝外徹譬猶有生之  
藉於飲食矣然高明之士又或妄意易簡脫略近功以  
爲不假誦讀可以頓悟徑造而得之則與因疾而廢食  
者奚以異哉甲少支離記誦中年得聞易簡之說於諸  
友間而諸友之病亦或有如予之所云者獨道林蔣君  
超出口耳而又切近篤實據事立言無玄虛空寂之病  
此予所願親炙而終事之者也今幸同官於蜀庶幾得  
諸所願以終吾志矣而君又以宗祀禮成將入賀天子  
則予奚容無一言于其行也爰書以贈

# 盧日休字序

棄賤虺天字之不美者也或以名焉聞于天下延胡懿卓字之美者或也以名焉而取譏于人是故名號之美者君子不以爲美也惟夫道德積於中功勳昭於時則士無賢不肖皆喜聞而樂道之又從而歌詠之雖其名號之不美莫之知也豈非君子修諸內不求諸外務實不務名者之驗乎丞於吾邑者多矣嘗試舉其姓而問焉曰某也善人知之舉其號而問焉人不知也嗟夫務實之驗固如此也金華盧子某少好學名其亭以日休自勉累試不利就官江陰江陰僻靜邦也盧子以其暇務學不倦間又以其號問說於予夫枝葉盛而根實衰

日休之義學士大夫所共知也盧子以日休問而予以日休答是以今之道待盧子而不以古之道待盧子也惟予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而盧子得其所所以不答者則於作德之實孳孳而日圖之然後知予之不答者法門之不二無爲謂之真是也夫丞雖卑而民社寄焉其善也民稱之稱之者說之美者也其不善也民違之違之者說之不美者也盧子修之身徵諸其民卽其所自勉者而以自驗則日休之義不益彰章矣乎然余聞盧子嘗游甘泉東郭二先生之門而與予友松谿程君善三君子者所謂日休者也三君子於日休之義累言而不置則盧子之行雖不徵諸民吾知日休之爲盧子矣

遂書以贈盧子并示松谿以爲何如也

物外英豪錄序

西方大士苦行遺生以身示教雖非所以用之由以然其剖析衆緣刊剝諸有能使潛私伏慝無所遁藏如以中國之人用之未爲不可以故英雄豪傑之士身退功成而其塊偉竒崛之氣無所于用者往往委身事佛跡其矯情拂性若自詭於中行而勤苦淡泊之風比於沉酣富貴者何如也稽諸聖門抑亦狂狷之徒歟玉几山人性嗜佛取唐漢以來名人事有關於佛者錄其言行凡若干條題曰物外英豪山人博學工味歌下逮醫方卜筮諸技術無所不窺少負竒軒軒然有鳴劍抵掌馳



志伊吾之興亦嘗曼胡短後以與劔客材官噴目相語  
難而晚年委順乃如此讀其書其為人可想見也予卜  
室與山人鄰時從山人遊山人出所爲書徵予言噫予  
韻不適俗遊方之內久矣又安能以言爲山人重乎願  
予不能重山人之書而能知其心山人之心佛之心也  
以予言序其書亦佛之所印可者哉山人徐姓元壽名  
序之日爲嘉靖丙午四月十四日

贈郭文麓憲副之任序

徐故侯國自偃王行仁義歷數百年而發於泗上亭長  
以寬仁肇炎漢四百年之業下逮劉宋朱梁亦各以雄  
武偏霸一時故其習尚相沿隱然有悲歌叱咤之風強

毅果人之氣且其地形聯絡青兗襟帶河濟山川鬱岩  
爲天下名勝非文武具備素有聞望者莫克揮歷國朝  
定鼎金陵徐爲畿輔重地暨我成祖文皇帝都燕又爲  
轉輸通途其地益重迺敕憲臣一人總戎政整飾其間  
嘉靖己酉憲臣員缺銓曹擇可者咸曰莫如郭某宜遂  
疏請授公公時以名進士歷官御史出守吾常踰三年  
矣先時公之將考績也撫按憲臣度公政績優異不可  
留因會章保公且言地方仍饑歉之餘賴公牧養宜暫  
留以蘇疲瘵報可士民喧傳方幸公之留而不虞公之  
遂去也相與咨嗟歎息若奪其所怙者予慰之曰爾民  
知銓曹之意乎昔者置公於常所以爲徐也今者陟公

於徐亦所以爲常也。吾常爲財賦之地，非公生息則不安。常不安而徐爲兵衝矣。故藉公以安之。安常者所以安徐也。故曰所以爲徐也。今公之往蒞茲土也，必將以治吾常者治徐徐。徐方安則貢道無虞，輻輳不匱，將天下攸賴，非所以安常乎？故曰亦所以爲常也。且重望如公，其寬大博厚，足以司總督其提，望維足以長六曹。其忠誠懇惻，足以佐天子其任益隆，則庶益大。雖徐亦安能久留哉？聞者乃悅，公自律書。嗚呼！然若寒素士爲人坦夷平易，不事邊幅與人語。以倒訟者未至公庭而已諒公之心，未識公面而已。朝夕於公側也。故無老幼賢愚莫不感是不足其。且其精於鑒

別故其在多士尤慕且服咸思所以致其愛者教諭林  
某等相與推諸生之意而屬序於予予爲致其愛公之  
情并書公之所以怙冒吾民於不窮者以俟他日

贈邑尹毛雙渠序

今世士大夫自宰輔而下列職王朝者其崇卑不同至  
令而止有職則有司所司之事其繁簡不同至縣而備  
縣之所司有學校有錢穀有兵刑其他庶務雜沓紛紜  
無所不有而蒞乎其上有部有院有部院之屬與藩  
臬州府之司令以至卑之勢當至繁之任而上之人皆  
得以執其司而董其成幸遇簡僻尤得以從容整飾免  
於譴咎其或地大而務劇則事愈繁而責之者愈備非

夫聰明敏給之才強毅果敢之力鮮有克舉之者克舉之矣而或道不足以結乎其民誠不足以孚乎其土則勢孤情睽實掩而名不揚又安能使其彼此交譽而同然一辭哉江陰於南方爲鉅邑其錢穀累數萬其生徒幾數百與夫訟謀之糾纏簿書之委積至於他務率亦稱是觀風者以其大且劇也冠蓋相望於道爲令者宜日不暇給而吾邑雙渠毛侯處之裕如自下車以迄於今僅五六月爾不見其有筮楚禁令之煩而民日新不見其有刻核矯飾之行而事日辦不見其有跼蹐鞅掌附和雷同之容而上官譽之者如出一口蓋自部院之長暨於其屬凡有事於吾地者旌獎之檄一月而四至

所以極其形容道其政理者無所不盡此豈無所自而然哉人皆知侯有聰明敏給之才強毅果敢之力而不知所以結乎民孚乎其上者固有道也在易之中孚曰豚魚吉夫豚魚無知之物而何以通之誠故也侯之所以致此其誠乎侯爲人敦厚而有容明斷而不苛其待民無厲色無矜容煦煦然一以誠信而民之所以化之亦有出於示令之外者以故事不勞而辦令不嚴而行觀風者無所事事則相與咨嗟歎息而稱美之自不容口也茲固侯之所自得者彼聰明敏給強毅果敢特其餘事而烏足以爲侯軒輊哉國家待士勞之以簿書期會之末而遲之以臺諫之選公卿之任望之者重故其

責之者嚴需之者詳則所以稽之者不得不待譬之金  
玉將以爲圭璧爲干將則夫砥礪之工鑪錘之具交錯  
備至理固宜然試侯於劇者夫固砥礪之工鑪錘之具  
也而諸公之所以褒揚贊美之者亦將以圭璧干將重  
望之哉侯待士尤厚歲當大比羣邑之諸生而給設課  
試之士感其誠莫不淬勵奮各底於成績旌獎德行登  
學象崗胡公預焉而艾陵林子適典學事遇率諸生相  
與推胡公暨詩公崇重之意而屬序於予予程侯侯知  
不欲以不文辭因爲序諸左方以復君侯之政理充而  
大之尚當如古之循良加秩賜服以示優異今日之舉  
似非所以盡侯者

達意稿序

夫大塊之氣融而爲物其高下大小清濁美惡吾識其然亦不可  
窮也高下大小吾辨其形清濁美惡吾識其然亦不可  
得而忘也窮其所不勝窮以得其所不得然亦不可  
如焉然亦有脫汗汗通茫茫超然無極之外而  
登爲伍者此爲不物之物夫不物之物非遺物  
而不遺於物也舉夫千駟之馬千乘之君與色以足  
以介匹夫閭巷之子得一金恒栩栩焉而古之  
下不與被豈能外聲色臭味以爲耳目鼻口  
理以爲心術智慮哉能勿累其中而已矣  
能不囿於物不囿於物而後能脫汗汗



極之外此古今道德行藝之士其嘉言懿行  
同而皆不容泯也國朝朝士以文裁爲經人爲上者  
事其間而能謹守繩墨不戾時好亦已多矣乃有因之  
求道思欲追古人而上下之如吾鄉徐君允熾其居  
得不愈多乎君雅性真潔不染世紛獨專志爲學其言  
其詩清澗宛轉取裁少陵其文冲和縝密以歐蘇爲家  
法而其志則以道之所在有不專於文者歉然然若  
不足觀耳上王李二公書可想見也殆所謂不問公  
者年逾弱冠得雋而宮大爲學士西涯李公知也一駁  
乎進取有日方將求海內有道者就正焉而君不意以  
與松栢之生雖異常不亦

爲棟梁塵蒼穹如君者有穎異之資而時不逮乎其心  
力未及追其所尚此甚可惜也君歿若干年而予得其  
遺文於其孫鴻臚君洽家因爲序之使後世誦君之文  
而知予之所以序之之意蓋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在  
於脫汗滓通混茫以超無極之外者也嘉靖庚戌春三  
月吉序

贈林艾陵序

夫建黌校照師儒以與才俊之士聚處其中凡今天下  
郡邑皆然也陳之以物軌藝之以章程凡茲誦講習之  
方課試董勸之法井然具備凡今天下郡邑之教皆然  
也由此者進之國學升之司徒廼登名天曹而授之職

公卿大夫胥此焉出不由此者雖行如曾閔弗獲與焉  
服習又進取便教者學者胥相安曰法宜爾矣艾陵子  
獨慨然曰是未盡古之道乃取今法斟酌會通而申明  
之首嚴鄉飲酒禮以觀其敬次復鄉射禮儀以觀其讓  
又訪問巷中有敦行孝弟者登進之相與揖遜以導揚  
篤行之風士或劣於行者文雖優擯弗齒其爲法簡而  
通疏而明朴而不迂雅而不漓士始而駭然中而翕然  
今而油然爾矣或曰奚其致是薛子曰夫艾陵子亦循  
行古之道也推此道也天下其庶幾乎艾陵子林姓烈  
名廣之東莞人嘗遊莊達魏先生之門稱高弟旣而與  
吾友緒山錢子相師友得聞致良知之說學益進其領

教江陰也悉以是行之未幾而聲聞翕然聞於上遂有  
欽簡之命予知其道之行於天下也予與艾陵相知深  
不忍別爲之贈言亦冀有以處我

贈判官俞子序

人之身自耳目鼻口以至一膚一髮一弗具也耕而食  
織而衣工而器用所以役其耳目鼻口以養其一膚一  
髮者無弗有也君人者理此者也臣人者佐此者也堯  
舜臯夔以此稱善治孔曾思孟以此稱善學下至恢諧  
奇詭之士游其神於一藝一曲之間亦足以傲睨天機  
而翕張造化是故奕於秋弓矢於羿酒於伯倫語其術  
不鹵於王公大人論其道不適於通人達士而究其所

諸各自足焉明乎此者蟲臂鼠肝遠條咸施咸適其道矣今夫一縣之中有令令之下有丞有尉有抱關擊柝之人其位之尊卑可得而知也更數百年或卑而傳或尊而茫然其名之隱顯又近不可行而知也天下之物凡可知者莫不有不可知者行乎其間此王公大人不得常其尊通人達士不得專其學而一藝一曲之士所以有恃而傳也縣於海內者一千一百二十有七而吾邑居其一吾邑之中有佐政之任有水利之司有逐捕之寄而丞董其一永泉俞君以明經丞吾邑置身於千有一百二十七縣之中而司其一事秩卑而祿薄宜若歉然有不足而其容充然其志囂然若負南面之尊而

有得於王公大人通儒達士之道者蓋自始就職以暨  
遷秩守無異操人無異議焉夫足於內者不局於外無  
疚於其心則亦不泯於其人今君之往也其行之通塞  
其進之難易大小不可得而知予所知者惟其無通無  
塞無大小無難易以期於必傳者也君將行訪予於行  
所語及星命予應之曰君之道不限於通塞不局於難  
易大小夫固有定命矣過此以往又何知焉君忻然而  
笑遂乞予言書之并以爲贈

贈憲副余東臺之任序

自古天下之治久必弊其弊也必選才知之士出而更  
新之至於所任之人又必資望深重上下交孚然後可

以一民心而愜衆志不然雖有才智亦無所用故上之人欲更化善治不惟得其人之爲難有人而能盡其用亦難也國家定都于燕又於都城之外擇要害之區設衛所宿重兵而使憲臣一人開府其中者其地有四北密雲南霸州西紫荆東天津皆重鎮也四鎮之設均之養威蓄銳以連絡氣勢捍衛京畿而事之繁簡不同蓋密雲霸州紫荆專制一面而天津左環溟渤兼海道之防焉四鎮之憲臣其尊均其權一而任之難易亦不同蓋三鎮兵民雜處無他徭而天津途通水陸兼夫役之需焉夫役之爲難者何也海濱地瘠無居民凡百徵需皆於軍伍中取之又往來者多其費亦重三夫額有限而

下之誅求無厭一有不愜則謗議沸騰而當道之人遂  
因以爲予奪故雖有才智不得直已而行志惟姑息苟  
且可以免患然剝軍損國又非有道君子所樂爲也故  
以防守其繁於天津之軍以幹理莫難於天津之憲臣  
因循日久軍伍日弊司國柄者廉知其然而思爲更新  
之計故每一員缺必擇資望深重上下交孚可以一民  
心愜衆志如予前所云者而授之此東臺余公所以有  
今茲之選也公以明敏之資備嘗繁劇如庖丁用刃隨  
試輒效人服其才一矣別歷中外凡尊而部院卑而州  
縣或長或貳嘗所經涉其間毀譽一言變幻百出一不  
以動心人服其操二矣仕進者凌躐稍速則人共指摘



有躁競之嫌公由登第以迄今茲適迴于外者幾三十年而始有憲臣之柄人隆其望三矣才以運之操以持之而又望以實之有不爲爲必效有不動動必服吾見天津之軍樂安其伍而不苦於夫役之需天津之憲臣嗣居公任者樂有成法而不病於職守之劇也其必自公始矣公守吾常其於民有惠於僚屬有恩某邑某以某之辱知於公也問言於予時北虜方微羽檄交馳公所蒞於天子有長城之托義不容緩於行也故因某君之請而成之且以壯公之行

燕子磯集序

自備吏部而下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文若干篇皆燕

子磯作也考其時上下僅五十年前乎此者不可知  
後乎此者不可窮而所得已如此噫亦盛矣凡寓形宇  
宙之物雖洪纖修短爲質不齊卒歸澌泯惟道德與文  
章巍然獨存蓋造化爲之高橐人心爲之範模二者不  
滅其能久固宜此磯居金陵西北偏前臨大江橫亘突  
起軒然有鸞翥騰舞之勢每風和日晴凭高望遠則淮  
北諸山歷歷呈秀可以攬取俄而夕照沉空皓月千里  
俯視絕壁空洞萬仞惟戛戛聞層縹聲若有鬼神異物  
往來其間者至或陰雨霏微長風怒號揮霍天吳憚赫  
草木斯時也英雄望之而失色騷客當之而隕涕此其  
俯仰之間倏忽變態登斯磯者雖不必一一更履而所

得已多亦宜作者之無涯也磯舊有漢壽亭侯祠相傳  
創自建炎蕪廢已甚正德初道士陳某鄭某始鼎新之  
二人勤苦精煉少壯若一閱三十年乃成至是有殿有  
堂有廡有門有回江之亭憇賓之所庖湔井澗莫不具  
備方將裒集衆作傳播諸梓以昭往示來而未爲之  
主者嘉靖某歲予友陳君稷山將授官京師君儻好  
竒至京口挽舟而上訪茲磯宿焉道士請曰公他日儻  
官於此茲磯其有遭乎君笑曰諾已而果然乃爲捐俸  
成之仍托盧生某次之而予爲之序時壬子秋八月也

贈傅中實少府序

予讀漢史至居官者長子孫與夫循良之吏增秩賜金

未嘗不廢書而歎傷古道之不復見也人君所重者民所寄以治民者吏凡大而朝聘燕饗軍國會同小而蔬果魚鹽布縷力役其類至煩而其事至猥一切取之于民一切取辯於治民之吏然非徒使董其成而已也取民之財將使節其財取民之力將使節其力其勞之者將以逸之其殺之者將以生之分若相懸而情實相聯故縣令爲親民之官以明親之也而非疎之也人君明此道以任臣人臣明此道以承君之令故吏之於民如父母之於子不忍傷之而樂于久任民之於吏如子之於父母不忍捨之而惟恐其任之不久人君因吏之道順民之情亦從而久任之又從而賞賚之故漢世良吏

或入爲公卿或賜爵關內侯皆是道也自限年之法立  
更無久志而奸民之橫軼於法外者亦樂於吏之不久  
由是權宜苟且之術行而古道寢微矣豈不重可傷乎  
予閒居不敢輕履公庭於邑大夫之政有所不聞而田  
里好惡之情竊有聞焉其任久而民親愛之不忍其去  
者固難縷數亦有視事未幾而民親愛之冀其久於吾  
土如中實傳君者君當吾邑殘毀之後饑歉之餘來視  
邑篆邑之百務如魚爛絲紛不可收拾而君處之于干  
治之徐徐不三四月而民譽翕然惟恐其去君郡佐也  
下理邑事權也雖欲久任不可得也然斯意也古之道  
也律以今制雖不可行而古意猶存於見古制之尚可

復而良心之不終泯也夫君何以得此於口 既間嘗因  
君行事而竊窺其一二矣君之始至也詢民之所疾苦  
曰莫如糧役庫役每役之費不下千餘以故役者多至  
破家君於是約已裕民裁縮百費一無所取於民民不  
知有役也役者生矣又問其次曰莫如催科累年逋負  
當此歉歲一旦併征民不堪也君於是先其急者而緩  
其餘民不知有逋也逋者生矣則又料理其獄訟之不  
急者省諭悉使歸農民既省其無名之費而又得以其  
暇日盡力於農由是流移四歸禾黍盈疇凋瘵之邦宛  
若元富昔日才能之吏殫智畢力以求之而不可得者  
君一旦得之君之德汪洋若不可量而實於行所無事

之外未嘗有所增加以干譽於吾民信乎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不可誣也昔黃帝問牧馬童子以治天下之道對曰治馬無他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君之治吾邑者無他去其害民者而已矣豈不至易而至簡歟執易簡之道以御望治之民其事不煩而其民不擾宜君之得此於民也自海上兵興以來吾邑四年之間攻者再圍者再焚燒剽掠邑無完家城郭之外鞠爲草莽幾不可以爲邑矣巡撫翁公憂之甚故簡擇而使君而君卒能副公所望如此事聞撫臺嘉賞遂下褒獎之命而君之屬與邑之士民亦冀因此而紓其仰慕之私也于是縣博李君某等率諸生請言于予而予亦遂著之話

言以識予之私且冀繼君而治者知吾邑之易治而所以治吾邑者不必外君之政而有所增加也

贈陳憲副少岳序

島夷爲寇焚室廬傷吏士自蘇松而下達於閩浙瀕海數千里之地鮮不罹其患者欲航海問罪則有風波之虞待其來而控之則倏忽往來莫可遙度此事之難者也寬海禁通市舶使民得貿易而官收其稅上可以供軍國之需下可以省飛輓之費此事之易者也舍所難就所易夫人能爲而莫之肯爲者事船之禁重當事者畏而不敢言也朝廷爲海事慮可矣任事之臣以海事累者亦多矣往年出禁臣親詣海上革犯禁之舟事



南浚而犯禁之舟自若也則出大臣以節制之今未及  
行而議者紛然亟罷去既去而害益甚于是復申前議  
而增重其權乃始有搗穴夷巢之舉然害終不可息而  
議者之言終未已也審如是將若何而可耶珠犀貨貝  
之屬中國所貴重而可以染緇糶粟得海濱之民瘠鹵  
無聊犯禁未卽罪而可以緩死此利源所在不可得而  
塞遏者也且夫事有大小勢有緩急今天下之事與勢  
其最急且大者莫如西北之戎虜與東南之轉輸比年  
以來益賦預徭征需百出而東南之民無敢叛者幸無  
戎馬之擾也如復以南夷重困之使之逃死無所變可  
翹足待爲中國患者豈獨爲夷能耶夫大氣海禁通中

船以蘇東南之民而消水形之患也。當今之急務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也。吾常亦濱江之郡也。寇犯鄰邑烽火相望而吾郡帖然者。郡守少岳陳公力也。公明敏沉斷。凡事皆預爲之防。寇覘知有備不敢近。當道者才公之爲文章論薦。時庭議欲於嘉湖二郡間增設兵防。道湖海交通之道。求其人無踰公者。遂擢公浙省憲。臣整飭其事。蓋將以公之施諸常者。施諸浙。使兩浙之民受賜。亦如吾常之民而公亦必量難易度緩急。審輕重爲國家長遠慮。以寬我聖天子南顧之憂。吾知他日海不揚波者。其必自公所蒞始矣。某雅辱公知思。欲一言以爲贈。而靖江尹汪君某以公行有日。問言於予。汪君材

且賢先時公巡視屬邑築城郭繕葺備度非君無可與共事者故雖已陞任猶白當道留之公於汪君爲知己則君誠不可無言而當言之事莫大於海禁故予爲公申言之以下其成且曰亦公之所樂聞者也

五經明音序

生民之初與萬物羣居而能比類以通之正名以命之者書之力也書之文始於奇偶奇偶者陰陽之象也有象而後有數奇數一偶數二一與二合而生生不窮於是乎有文其點畫偏旁縱橫曲直如母之字子形貌各定不可得而損益者也篆變爲隸隸復變爲楷書雖時尚不同而其生於奇偶不可損益者今猶古也先王之

世設行人之官三歲一同其委任之隆與議禮制度並稱三重人之生也禮度檢其外文字悟其中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者胥此由也後世考文之官不設學者無所取證仍訛踵謬惟意所適觀象君子雖欲悟入而無從適有有志之士如吾邑王君其者倣五經四子之文而以六書之義釐其訛繆正其音節使觀者隨所造淺深各有所得究君之用心真足以裨王化之所未備使是書得行其爲同文之助豈小補哉君老於儒未究厥施歿若干年而督學黃公行部善其書始爲梓行卒成君志若君者其不終窮也已梓成其子瑛請予序予因而序之

刻傳習錄序

傳習錄者我陽明先生偕門弟子問答語也先生居夷  
養素神游高明反觀身心而得其要領無出致良知之  
一語間又質諸行事叅諸聖賢莫不昭合故其教人雖  
隨才造就用各不同而大旨要歸不外乎此先生沒而  
其學益明傳而習之者日益衆若我鶴洲錢侯之尹吾  
邑也一於先生乎取法焉嘗卽是錄以語學者且謀梓  
而行之以廣其傳而屬序於甲甲不敏何足以與知先  
生之革然竊嘗私淑諸人久矣雖不克其可以辭謹  
拜手稽首而爲之言曰夫良知者非他也卽吾心之虛  
明靈覺者也是知也於心爲道於性爲德於氣爲浩然

其名不同其歸一也夫心一也而何以有道之名所以  
別心於人也性一也而何以有德之名所以別性於質  
也氣一也而何以有浩然之名所以別志氣於血氣也  
人之生也氣以成形而理以率之理難明氣易蔽故聖  
賢設教專於理致力焉學者比類其言反求而自得之  
則知言存心者雖不言存道心其必不爲存人心可知  
矣言率性者雖不言率德性其必不爲率氣性可知矣  
言養氣者雖不言養浩然之氣其必不爲養血氣可知  
矣乃若言致知而必不爲致聞見之知亦是類爾復何  
疑哉訓詁學行人各膠於所習牢不可解至或爭鳴競  
喙以與良知相抗衡而不知其心之所通身之所行苟

有發於虛明靈覺而不容已者皆其良知之妙用非聞見之所能爲也特人未之察耳姑以我侯之政言之其始也剗類鋤荒糾之以義其旣也蘇枯煦弱涵之以仁仁義並行圓神不倚此豈膠滯耳目者所能通乎卽此證之則夫守聞見之知而自謂足以盡天下之理者其說誣矣董子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夫五伯功業童子未必能知然試卽其心術之微而語之則有赧然羞愧而不忍聞者此不慮之知所以爲良知也故吾人之學治內不治外聖賢之論人也齊其內不齊其外內苟齊矣則雖一善之微猶將取之而况功業之隆乎內苟不齊矣則雖功業之隆猶莫之取而何有於一

善乎知此則先生言之與我侯梓之之意又可得面求  
矣侯持身清約人所不堪然非慕名而爲之者其他善  
政率亦如是故予因是刻而推原所本將俾覽者亦因  
以感發焉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六